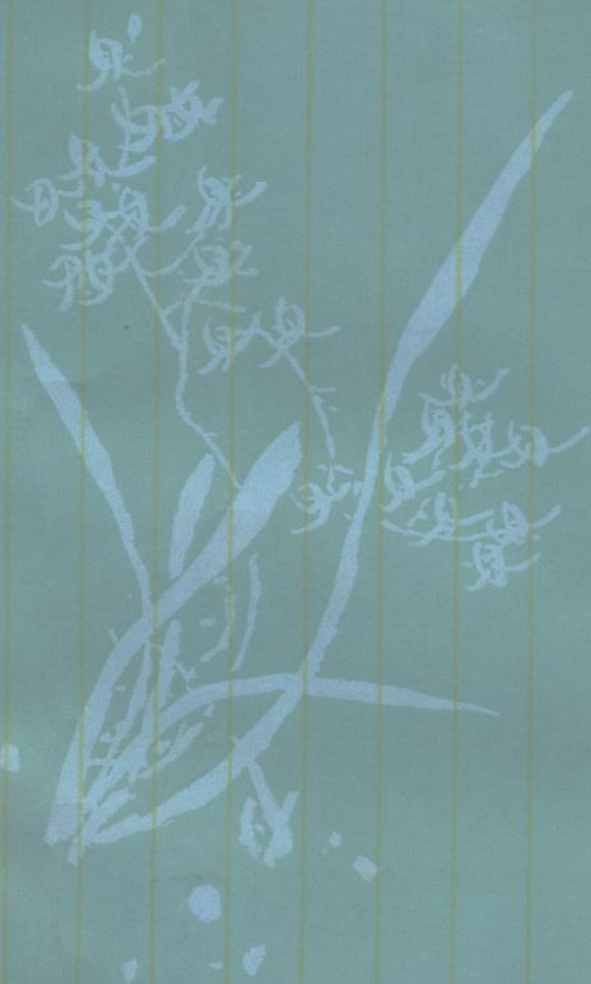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論叢

第 3 輯



中国古典文学论丛

第三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古典文学编辑室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中国古典文学论丛（第三辑）
ZHONGGUO GUDIAN WENXUE LUNCONG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12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9

198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0,001—2,900

书号 10019·3910

定价 1.80 元

目 录

漫说《世说新语》的人物描写及其史

料价值牟世金 (5)

张继诗考辨周义敢 (14)

论唐宋时期的杜甫研究廖仲安 王学泰 (25)

《韩子》诗解说的商榷李春芳 (47)

刘禹锡与苏轼卞孝萱 (53)

从诗与乐的关系谈到词的产生邱鸣皋 (69)

伤春伤别是唐宋词的主旋律万云骏 (83)

张炎词主“清空”说及其创作实践王达津 (95)

从词话本到说散本

——《金瓶梅》成书过程及作者问题研究之一刘 辉 (108)

应该正确评价《金瓶梅》萧作铭 (139)

略论两当轩与春星阁诗彭 靖 (153)

试论《聊斋志异》的意境创造李永昶 (167)

论静安词陈邦炎 (182)

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文气论袁行霈 孟二冬 (202)

“正”与“反”

——中国古典诗词意象的两重性钱南秀 (233)

- 也谈《文心雕龙》之“道” 敏 泽 (246)
- 何良俊《曲论》发义 金宁芬 (258)

· 书 海 采 珠 ·

- 读《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》 王运熙 (268)
- 研究、还原、再创造
- 从《唐宋诗文鉴赏举隅》说到古典诗歌
- 鉴赏中的一些问题 罗宗强 (275)

· 新 书 简 介 ·

- 《诗经鉴赏集》(13) 《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鉴赏集》(107) 《高适、岑参诗选》(152) 《诗话总龟》(257) 《中国戏曲选》(267)

漫说《世说新语》的人物 描写及其史料价值

牟世金

《世说新语》是六朝笔记小说的代表作，它以简洁隽永的文笔记言记事，为千载传颂不绝。此书虽是古代小说的萌芽，其独到之处，却为后世众多仿效者所难企及。这主要表现在它能用三言两语捕捉事物的特征而传其神。其例甚多，如：

王蓝田性急。尝食鸡子，以筋刺之，不得，便大怒，举以掷地。鸡子于地圆转未止，仍下地以屐齿碾之，又不得。瞋甚。复于地取内口中，齧破即吐之。（《忿狷》）

这个故事很可能是“王思性急”的发展（见《三国志·魏书·梁习传》注引《魏略·荀爽传》）。王思在“执笔作书”时，“蝇集笔端，驱去复来”，而怒起逐蝇，“不能得，还取笔掷地，蹋坏之”。这件小事，已把王思的性急刻画得入木三分了。王蓝田（王述）性急的故事与此很相似，却又更为曲折、逼真而传神。鸡子之圆形易转，确有不刺中的特点，对性急的人，鸡子更能显现这种特点。怒而掷之于地，正发挥了它圆转不止的特点，对王述的性急，又是一种挑战，从而促使他更加性急。由于急不可待，一脚踏之不中，是完全可能的。这就激得他怒不可遏，抓在口中狠狠咬破后再吐掉。这比王思的性急显然大有发展。短短五十余字，用具体的行动，生动的形

象，把个急性子的人写得淋漓尽致，神气活现。这就是《世说新语》的独到之处。

象描述王蓝田这样的传神之笔，《世说新语》中不仅甚多，且可说是全书写作上的主要特点。就这点来说，此书是很值得一读的，我们可从中得到许多写作技巧上的借鉴，而这些对今天的艺术创作还是颇为有益的。更值得注意的还在于，被视为笔记小说的《世说新语》，是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的艺术再现；也可以说，它是通过某些艺术加工写成的一部历史集锦。任何史书都不可能是绝对真实的，《世说新语》自不例外。但它是或掇拾旧闻，或记述近事而成，与纯属虚构的艺术创作不同，虽非字字有据，在总体上是具有较高的真实性的。本书《轻诋》篇有一条可资佐证：

庾道季诋谢公曰：“裴郎云：‘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，何得为复饮酒！’裴郎又云：‘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，略其玄黄，取其俊逸。’”谢公云：“都无此二语，裴自为此辞耳。”……于此，《语林》遂废。

裴氏《语林》是早于《世说新语》的同类著作，既因记谢安语不实而废，其事又正为《世说新语》所载，岂非明明已注意到记言不实的前车之鉴了。本书以记两晋人物言行为主，下及刘宋（如谢灵运等），大都相去未远，如果著者不是打算书成再废，是不会毫无根据地胡编乱造的。

上举王述性急的故事，可以当作一个典型例子来研究。它既有相当离奇故事情节，又很象是“王思性急”故事的加工或改编，其真实性是难免令人生疑的。但历史上不仅确有王述王蓝田其人，且确是一个“以性急为累”（刘孝标注引《中兴书》语）的人。再查《晋书·王述传》，亦谓“性急为累”，也有食鸡子的记载，故事全同，只文字略异；他如王述每受职不让、对爱子大怒、旷淡不足等，虽“时人叹其性急而能有所容”（《忿狷》），总的看来，他正是一个急性

人。既然王述的为人“以性急为累”，则对鸡子的圆转“大怒”、“瞋甚”，就是完全可能的了。即使这段描写在细节上有一定的加工，不仅仍不失其真实性，且更能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，应该说是可取的。

由于《世说新语》的记人记事，是在真实的基础上用简要的文字突出其特征，它就不仅在文学艺术上有其重要意义，还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。我们现在要了解魏晋士流、魏晋风度、魏晋玄学，以至整个魏晋时期的思想政治面貌，都是离不开《世说新语》所提供的史料的。全书以晋代人事为重点，论及汉魏以来六百多人，不少重要人物的各个方面都有一些记述。如谢安，在《德行》、《言语》、《政事》、《文学》等二十五类中，共有一百多条记载；又如王导、桓温、刘惔、庾亮、王敦等，也各有大量记载。除了一些军政要人，其中还特别注重记录大量文学艺术家、玄学家、高僧佛徒、以及王妃、公主、妻妾等妇女的言行细闻，许多材料都是正史所难得而有重要历史价值的。有的人物，虽然正史有传，但往往不如此书所记生动具体，更不及其琐闻趣事；如上举王述，虽《晋书》有传，但《世说新语》所记十七条，本传只有其九，如果结合《晋书》未及的八条，就可能对其人了解得更加全面了。更为难得的是，所记六百多人中，不少是正史无传的。对于无足轻重的历史人物，自然是有既无益，缺亦无憾，但对我们很需要了解而不见史传的人，就较为珍贵了。这样的珍贵史料，《世说新语》中是不少的。

仅就我偶得的一例来看，许询就颇能说明问题。许询其人，大概是略知文学史的人所熟知的，特别是六朝文学的研究者，无不知其为玄言诗的代表作者之一。但知道他的什么情况呢？钟嵘《诗品序》谓其“文章似道德论”，列之下品而评以“弥善恬淡之词”，止此而已。此外，《晋书》无传，《文心雕龙》未置一辞，《文选》未选一字。查严可均《全晋文》，只辑得其《墨麈尾》、《白麈尾》二铭；丁福

保《全晋诗》，只得《竹扇》一诗二十字（逯钦立《晋诗》增残句二十字）。此外，《隋书·经籍志四》载“晋徵士《许询集》三卷，梁八卷，录一卷”；《文选》江淹《杂体诗三十首》李善注引《晋中兴书》：“高阳许询，字玄度，寓居会稽，司徒蔡谟辟不起。询有才藻，善属文，时人皆钦爱之。”此外，许文雨《文论讲疏》注引《剡溪诗话》中曾举到许询诗句：“丹葩耀芳蕤，绿竹荫闲敞”；“曲棖激鲜飏，石室有幽响”等，并谓为丁刊《全晋诗》失收。其实，这四句是江淹的拟作（见《文选》卷三十一《许徵君自序询》），并非许诗。

玄言诗在六朝文坛上盛行百余年之久，其影响不可谓不大。但是，我们现在对玄言诗或玄言诗人，除了借“淡乎寡味”，“平典似道德论”之类作简单否定外，要做稍具体一点的分析研究，就难免有资料不足的困难；只好人云亦云，让它“淡乎寡味”去了。这似乎是一种遗憾。在上举材料面前，我们确是束手无策的，但它提出了很值得思索的问题：既然有集八卷，则许询的作品当不会太少；既然“有才藻，善属文，时人皆钦爱之”，当不会太坏；且江淹还有模仿之作，从上引《剡溪诗话》误举的几句来看，江淹素以善拟称著，应该是接近许诗原貌的，却又并非“淡乎寡味”的“道德论”。这样，就更增加我们对许询有进一步了解的必要了。

《世说新语》虽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需要，但其《言语》、《文学》、《赏誉》、《品藻》、《规箴》、《栖逸》、《宠礼》、《轻詆》八类中，总计记述许询言行事迹二十条，在史所鲜载的情况下，就弥见珍贵了。加上刘孝标注引的部分材料，我们对许询就可得到一些较为具体的了解：

一、生卒年代：《规箴》篇说：“王右军（羲之）与王敬仁、许玄度（询）并善，二人亡后，右军为议论更克。”王羲之卒于三六一年（一作三七九年），可知许询卒于王前。《文学》篇谓：“许掾（询）年少时，人以比王荀子（修），许大不平”，因此二人发生一场较量高低的激

辩。王修(三三四——三五七)只活了二十四岁(见《文学》注引《文字志》),许询和他辩论也在“年少时”,年龄当相去不远,最多长王五、六岁。由此可知,许询必生于三二八年之后,卒于三六一年之前,他的一生约三十二、三岁,参以刘注《言语》引《续晋阳秋》称许询“早卒”,是大致相符的。

二、家世:刘注引《续晋阳秋》:“许询字玄度,高阳人,魏中领军允玄孙。”许允,《魏书》无传,据《夏侯玄传》注引《魏略》等,知其“字士宗,世冠族”,“为景王所诛”;“允二子:奇字子泰,猛字子豹”;“奇子遐,字思祖,以清尚称,位至侍中。猛子式,字仪祖,有才干,至濮阳内史、平原太守。”许允的曾孙即许询的父辈则无闻。但刘孝标注引《许氏谱》提供一条线索:“玄度母,华轶女也。”(《赏誉》)查《晋书·华轶传》,轶乃“平原人”。这就可以推知,许询之父,很可能是做过平原太守的许式之子。我们由些得知,许询虽出身“冠族”,祖上也世代官宦,但从许允以下均不见史传,特别是他的父亲更不知其为何许人也。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·言语》索得有关材料相当丰富,但其父名竟有四说:旻、助、归、贩。余氏以《建康实录》之说为是。《实录》曰:“询字玄度,高阳人。父归,以琅玕太守随中宗过江,迁会稽内史,因家于山阴。”此说虽有其合理性,但既难确证,又存在一些明显的矛盾。其一,《晋书·周札传》:“王敦举兵攻石头,札开门应敦……顷之,迁右将军、会稽内史。”此事发生在三二二年,说明许归做会稽内史只能在三二二年之前。其后相继为会稽内史者为虞潭、王舒、王羲之等(均见《晋书》本传及《资治通鉴》)。而许询在三二八年之后才出生;其二,江州刺史华轶,多不受琅邪王教令;永嘉末,洛都失守,荀藩推琅邪王(既中宗司马睿)为盟主,轶又不从命,因追杀轶及其五子(见《晋书·元帝纪》及《华轶传》)。华轶之女乃许询母,如果即许归之妻,琅邪王岂能以归为会稽内史?其三,《建康实录》说许“以琅玕太守随中宗过江,迁会稽内史”,也于史不

符。按西晋只有琅邪国,《晋书·地理志下》:“琅邪国人随帝过江者,遂置怀德县及琅邪郡以统之”,则是过江后才置琅邪郡,才有琅邪太守。而《元帝纪》载:“永昌元年……琅邪太守孙默叛,降于石勒。”这年便是三二二年,会稽内史已是周札了。以上三点说明:许询之父未必名归,也未必曾任琅邪太守或会稽内史。仅以传有四名可知,其父必非显贵人物。

三、交游行止:从《世说新语》的有关记载可知,和许询交往较多的有刘惔(丹阳尹)、王羲之(会稽内史、著名书法家)、支道林(高僧)、王修(中军司马)、谢安(太保、时寓会稽)、王濛(司徒左长史、画家)、司马昱(简文帝,时为会稽王)、孙绰(散骑常侍)等。这些都是当时名流,特别是丹阳尹刘惔和许询的关系更为亲密。如《言语》载:“刘尹云:‘清风朗月,辄思玄度’”;《宠礼》谓:“许玄度停都一月,刘尹无日不往”。许询除曾“隐在永兴南幽穴中”(《栖逸》),去丹阳在刘惔处住宿(《言语》),大都活动在会稽周围,如去会稽西寺与王修论理(《文学》)、在会稽山阴白楼亭与孙绰“共商略先往名达”(《赏誉》)等。

四、一生未仕:《世说新语》中有五处提到“许掾”,但他一生未仕,这个称谓是因他曾被征为司徒掾。《言语》注引《续晋阳秋》讲到“司徒掾辟,不就”。《品藻》注引《文章志》:“(孙)绰博涉经史,长于属文,与许询俱有负俗之谈。询卒不降志,而绰婴纶世务焉。”当时的人比较孙绰、许询二人,在这点上更“重许高情”。许询有两种爱好,一是游山水,一是谈玄。《栖逸》中说:“许掾好游山水,而体便登陟。时人云:‘许非徒有胜情,实有济胜之具。’有矫健灵便的身体而又兴致勃勃,应该说是一名古代的登山运动员。《言语》注引《晋中兴士人书》:“许珣(询)能清言,于时士人皆钦慕仰爱之。”可见许询虽非当时玄坛高手,也还颇为士人所重。本书记其玄谈情况,有两条材料较为重要:一是前面已提及许询与王修辨高低之论,几经反复,许

询最后请支道林裁评。支云：“君语佳则佳矣，何至相苦邪？岂是求理中之谈哉！”《文学》篇还有一条：

支道林、许掾诸人共在会稽五斋头，支为法师，许为都讲。支通一义，四坐莫不仄心；许送一难，众人莫不扑舞。但共嗟咏二家之美，不辩其理之所在。

这两条很受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者所重视，就以其不仅说明了许询与玄佛的关系，还反映了当时谈玄的情况，触及玄谈的实质、佛学在当时思想领域的地位和作用，以及玄学和佛学的关系等，都是值得注意的。许询不愿做官，屡辟不就，虽常与达官贵人相周旋，但多为同好，其所从事的，也主要是游山与谈玄。魏晋时期的所谓名士风度，也就于此见其大概了。

五、一代文宗：如果突然听到许询乃一代文宗之说，是要使人惊疑的。但这是史实。《文学》载：“简文称许掾云：‘玄度五言诗，可谓妙绝时人’。”注引《续晋阳秋》，则谓“询、綽并为一时文宗”。这个“一时文宗”，不过表示孙、许诗风盛极一时，而以他二人为代表。可是，既能成为“一时文宗”，其诗又“妙绝时人”，即使出于“知多偏好”，却也不是毫无原因的。上引《续晋阳秋》同时又说：“询有才藻，善属文”；《晋中兴书》也有同样记载（已见上引）；《言语》注引《续晋阳秋》更云：“许询……总角秀惠，众称神童。”上引三条，都是最早的晋史（《晋阳秋》即晋代的《春秋》），故可视为原始记录，其可靠性是较大的。刘孝标之注，征引大量史料而增《世说新语》的价值，是为公认。还可从另一角度看：刘注以大量史料为佐证，也有力地说明了《世说新语》的真实性。

《赏誉》中有两条讲到许询的才情。一为：“人问刘尹：‘玄度定称所闻不？’刘曰：‘才情过于所闻。’”照刘惔看来，所谓“众称神童”、“妙绝时人”等，不仅并非虚名，且实际才情还要“过于所闻”。这可

能有偏爱的成分，但就此条记录的真实性来看，正说明它是合情合理的：许有才名而更为知者所重。另一条是：

许掾尝诣简文，尔夜风恬月朗，乃共作曲室中语。襟情之咏，偏是许之所长；辞寄清婉，有逾平日。简文虽契素，此遇尤相咨嗟，不觉造膝，共叉手语，达于将旦。既而曰：“玄度才情，故未易多许。”

简文的“妙绝时人”之评，正是其才“未易多有”的说明。但“妙绝时人”是对许询五言诗的称赞，此处则是“曲室中语”的清淡。这种清淡，和江左自夕达旦的玄谈风气分不开，却又并非论三玄以争理胜，而是在月明风清的衬托下，用清淡委婉的言语，表达自己的襟怀。这是颇富诗意的，简文由此联想到许询的才情就很自然了。其实，用“辞寄清婉”的言谈来表达“襟情之咏”，本身就和谐分不开而充分显示了诗人的气质，又何况这“偏是许之所长”！我们不仅于此看到玄学和文学的关系，也由许询这个玄言诗的代表人物，结合“妙绝时人”诸评及其残存诗句，感到对所谓“玄言诗”及孙、许诸人，不能仅凭“平典似道德论”的印象视之。

提出许询的以上情况，并非意在翻案，其人其诗，虽也稍有可取，但在文学史上是不可能有什么地位的。作为一例，企图借以说明的，主要是《世说新语》的史料价值。一个正史不载，史料不多的历史人物，我们可从中得到一些较为具体的认识。《世说新语》只记许询二十条尚且如此，在所记六百多人中，有多达七八十条以至百余条者，其提供的史料就更为丰富了。还不仅历史人物，关于汉晋期间的文学、语言、艺术、政治、思想、哲学、宗教等，其中都有大量记述。这些记述，不仅有很多比上述史料价值更为重要，且如鲁迅所说，此书乃“为赏心而作”，凡所记述，都有一定的生动性、趣味性，它本身就是选取可供“赏心”的人物言行，而用简洁隽永的文字写成的，所以成为当时笔记小说的代表作而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。

因此,《世说新语》并非史书,而是有高度史料价值的文学作品。

1985年1月8日

〔编辑说明:本文原系作者为徐传武同志著《世说新语译注选》所作的序言,这里删略了一些文字,标题也做了相应的改动。〕

《诗经鉴赏集》 这是“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”的又一部鉴赏集。全书共收鉴赏文章六十余篇,从不同的层次、不同的角度,对《诗经》的文学价值和艺术特点作了有益的探索,不乏新的新见解。其中林庚、马茂元、王气中、阴法鲁、曹道衡、陈贻焮、廖仲安、袁行霈等作者都是为大家所熟悉的古代文学研究家。(小弘)

张继诗考辨

周义敢

张继的诗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均为一卷。唐高仲武《中兴间气集》录继诗三首，宋《文苑英华》录有二十三首，《唐诗纪事》录有十一首，均不全。叶梦得《石林诗话》云：“继诗三十余篇，余家有之，往往多佳句。”叶梦得是宋诗文名家，藏书家，距唐不远，所言当有所据。但他家所藏本与《文苑英华》所辑录的本子诗数不同，可知北宋时张继诗集已有不同版本。今传清席启寓《唐诗百名家全集》本和《全唐诗》本，继诗均录有四十七首（其中一首不全）。傅增湘曾手校席启寓刻本，并在张继诗集后作校记曰：“己卯十月二十一日，假群碧楼藏旧钞本校过，原本末朱笔记云：‘照中晚唐诗记添二十三首’，知席刻所多者，正与诗记之数合也。”群碧楼主人所见中晚唐诗记，所云诗数与《文苑英华》所录相近，而席刻增添的二十三首中，搀入韩翃、皇甫冉、顾况、窦叔向、张祜的诗，而张继的诗亦有误为郎士元之作者。总之，讹伪情况比较严重。今据所见，作考辨如下。

《全唐诗》中张继诗与郎士元诗作者互见的，共有三首诗：

寒皋那可望，旅客又初还。迢递高楼上，萧疏凉野间。暮晴依远水，秋兴属连山。浮客时相见，霜影朱翠颜。（《登丹阳楼》）

城上西楼倚暮天，楼中归望正凄然。近郭乱山横古渡，野庄乔木带

新烟。北风吹雁声能苦，远客辞家月再圆。陶令好文常对酒，相招那惜醉为眠。《冯翊西楼》

连山尽处水萦回，山上戍门临水开。珠帘直下一百丈，日暖游鳞自相向。昔人爱险闭层城，今人复爱闲江清。沙洲枫岸无来客，草绿花开山鸟鸣。《郢城西楼吟》

第一首，《文苑英华》定为张继作。而明阙名《唐五十家诗集》，朱警辑《唐百家诗》，黄贯曾辑《唐诗二十六家》，均定为郎士元所作。但此首应是张继在唐肃宗至德初所作，同游者有他的知交皇甫冉。皇甫冉于天宝末及第后任无锡县尉，张继因避安史之乱南游吴越时曾在无锡停留，即与皇甫冉有关。他们又同来丹阳。丹阳是皇甫冉的故乡，古称润州，天宝元年改为丹阳郡。此诗中的“旅客又初还”，指皇甫冉自无锡回故里，而“浮客时相见”之“浮客”，乃张继自称。可佐证的是此首之后，有《春夜皇甫冉宅欢宴》一诗，该诗的开头“流落时相见，悲欢共此情”，与此首的“浮客时相见，霜凋朱翠颜”，语词与内容大致相同。可见这两位故交当时在无锡、丹阳经常相聚，登高望远，借酒浇愁，慨叹时事。这些诗，记录了他们的经历和友谊。

第二首，《文苑英华》定为张继作。《唐五十家诗集》、《唐百家诗》、《唐诗二十六家》的郎士元诗集中均无此首。因此，作者应从《文苑英华》本。

第三首，《文苑英华》列为张继所作。《唐五十家诗集》、《唐百家诗》、《唐诗二十六家》，均认为是郎士元诗。郎士元曾为郢州刺史，钱起有《寄郢州郎士元使君》诗，韩翃有《送郢州郎使君》诗。此首作者是谁？待考。

《全唐诗》中张继诗与韩翃诗作者互见的，共有四首诗：

黄阁开韩幄，丹墀拜冕旒。位高汤左相，权总汉诸侯。不改周南化，

仍分赵北忧。双旌过易水，千骑入幽州。塞草连天暮，边风动地愁。无因随远道，结束佩吴钩。（《奉送王相公赴幽州》）

世故他年别，心期此夜同。千峰孤烛外，片雨一更中。酒客逢山简，诗人得谢公。自怜驱匹马，拂曙向关东。（《华州夜宴庾侍御宅》）

开瓮腊酒熟，主人心赏同。斜阳疏竹上，残雪乱山中。更喜宣城印，朝廷与谢公。（《褚主簿宅会毕庶子钱员外郎使君》）

独受主恩归，当朝似者稀。玉壶分御酒，金殿赐春衣。拂席流莺醉，鸣鞭骏马肥。满台簪白笔，捧手恋清辉。（《送张中丞归使幕》）

第一首，《文苑英华》即认为是张继或韩翃作。在韩翃诗集中，诗题后有“巡边”二字。据考，此诗实为韩翃所作。

我们先看唐代文人关于此诗的记载。首先是高仲武的《中兴间气集》，列此首为韩翃诗。高与张相隔年代不久，所言当更为可信。其次，李肇《国史补》卷上，曾记叙当对诗人在钱送显贵的宴会上赋诗取胜的盛况，书中云：“送丞相王缙之镇幽朔，韩翃擅场。送丞相刘晏之巡江淮，钱起擅场。”韩翃的擅场诗即此首。史称《国史补》“在唐、宋说部中，最为近正”，上述记载当是事实。又，钱易《南部新书》戊部云：“升平公主宅即席，李端擅场。送王相之幽镇，韩翃擅场。送刘相巡江淮，钱起擅场。”所记与《国史补》大致相同。

在宋、明文人的记载中，《唐诗纪事》、《唐五十家诗集》、《唐百家诗》、《唐诗二十六家》，均将此诗列为韩翃所作。

再从此诗的内容与风格看。全篇盛赞王缙平生功业与巡边威仪，但颂非其人。据两《唐书》的《代宗纪》和王缙本传所记，大历三年六月，幽州节度使李怀仙被麾下兵马使李希彩所杀，王缙以宰臣领河南副元帅兼幽州、卢龙节度使，七月赴镇州。朱希彩盛兵严备